

过节的序曲是从花鸟市场开始的。

进入市场,“马上有福”的银柳福桶满面红光,挂满了橘子的盆栽尽显金玉满堂,至少有8株的蝴蝶兰轰轰烈烈,“马上暴富”的富贵竹郁郁葱葱……新年就这样生机勃勃地来到。

穿过琳琅满目的花丛,七拐八拐,我来到一个铺子,老板叫阿华,是个喜欢笑的中年女子。她细眉细眼,见你来了,笑容从眼角溢到嘴边:“你随便看看。”她的丈夫喜欢啊,常常从一堆花后面的电脑前站起来说:喜欢什么我给你包啊。我一边挑,一边先问阿华老公:股票如何?阿华老公是个留有余地的人,回复:马马虎虎。我讲那就好。阿华抓起一把玫瑰花给我看根头:刚刚到的,特别新鲜,我说好啊啊,捧在怀里都是喜气了。我问阿华你孩子好吗?阿华指着身后的儿子说:你看他是不是又长高了?顺着看过去,一个腰板笔挺的孩子正在帮客人包鲜花,我忍不住夸:孩子很孝顺啊。阿华道,他大学放假了就来帮忙,是孝顺的。我说个头像竹子一样往上蹿了。阿华咯咯咯地笑,好开心的样子。通常我挑了几束花后,她老公就过来包花,用漂亮的包花纸将花包好,还扎上漂亮的丝带。这会儿,阿华拿起红色的

相逢在花鸟市场

王丽萍

包花纸问我要不要,她可以多给一张,我可以用它包书或包礼物,我说那就谢谢了。阿华将红色包装纸卷吧卷吧卷成一支笛子,又扯了一节金色丝带,说过年要红配金才算喜气。我扫码,然后举着手机跟阿华合个影,我们冲着镜头笑,一起叫“茄子”,然后再凑着看照片,我说老了,她说说不老不老,这么细数下来,我在她这里买了7年的花,我们也拍了7年的照片。我捧着花离开,他们夫妻俩叮叮声声:再来哦!

这些在花鸟市场的相逢,虽匆匆忙忙,却是美好温柔。

在这个花鸟市场里,我还常常光顾一个卖小碗小碟小锅小杯的可爱小店。老板很有腔调,时而戴一顶鸭舌帽,造型十分傲视群雄;时而围一条格子围巾,颇有文艺中年大叔的样子。他不多话,你问他才答。有一次,我看见两个杯垫,一个画的是傲娇的玫瑰花,一个是鹅黄墙根边的蓝色木质窗台,我爱不释手,一问价格还很优惠,就买下了它们。老板忍不住分享:这是我女儿

画的,她还在读书,喜欢画画,我就给她加工做成了杯垫,本来就是放在这里摆摆样子的,没有想到有客人喜欢,谢谢支持!这一来二去,我跟老板也成了朋友,每次去花鸟市场,就会到他的小店坐坐,他会欣慰地给我看手机里女儿的新作,目光里都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希望与期待。离开小店,他会说谢谢、再来;我会祝福他生意兴隆,女儿前程似锦。

偶尔,我跟先生会去虹桥古玩城的鲜花市场,浙江宁海的作家张老师推荐我们去那里的一家茶具小店。小店老板见多识广,喜欢谈天说地。我跟先生走过路过,会进去喝一杯茶。老板是潮汕人,讲美食说创业谈人生,他感慨,经过各种风风雨雨,如今都已成为平常一壶茶……故事听饱茶喝好,我们就互相说保重,新年也请多多关照。然后,我们走到地下一楼,扑面而来的是人声鼎沸,喧嚣热闹,还有永远湿答答的长廊,各种生机勃勃的绿植与争奇斗艳的鲜花……卖声喧市巷,红紫售东风。

此时此刻,我特别珍惜这样的相逢,看见的景,遇见的人,都是岁月的插曲。我们相遇在花鸟市场,有一起鼓励的人生,还有那些发自内心的期待和对明天美好的祝福。



情景剧



对中国人来讲,除夕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“除”是台阶,古人教导子弟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”。上了一个新的台阶,就离开了原来的台阶,所以有更替的意思。“夕”本义是月亮露出一半,傍晚,延伸为夜晚。“除夕”特指农历一年最后一个夜晚,也叫“除夜”。

在这个特别的日子,自然有很多感慨,感慨之后不会“啊、啊”两声了事,那就要写诗。面对那数不清的除夕诗词,我们如何念诗呢?

细分一下,除夕的诗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主题。除夕要大团圆,但总有人团圆不了,回不了家的人最伤感,所以第一个主题是思乡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诗人高适《除夜作》:“旅馆寒灯独不眠,客心何事转凄然。故乡今夜思千里,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这个高适,封侯拜将,在大唐诗人中独一份,也是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主角,第二主角是李白。思乡主题的诗很多,比如唐代诗人戴叔伦:“旅馆谁相问,寒灯独可亲。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。”

第二个主题是守岁。守岁是除夕最大的风俗之一,人们熬过子夜,眼睁睁看着新旧交替。南北朝时期诗人徐君倩写他老婆盛装打扮,等待天明:“勿疑鬓钗重,为待晓光催。”古代守岁,不是过半夜,是要等到天亮。最积极的是儿童,宋代诗人苏轼说:“儿童强不睡,相守夜欢哗。”但儿童守岁,大多虎头蛇尾,我小时候就是这样。最有名的守岁诗是唐太宗李世民写的:“暮景斜芳殿,年华丽绮宫。寒辞去冬

雪,暖带入春风。阶馥舒梅素,盘花卷烛红。共欢新故岁,迎送一宵中。”除夕,举国张灯结彩,皇家尤其富丽堂皇。还有一首诗写得更好,那就是清代诗人赵翼“老夫冒冷披衣起,要听雄鸡第一声”,果然有康乾盛世的气息。

时光平常如水,此时如刀,除夕最能引发人们对岁月、人生的思考,这第三个主题的除夕诗词也很多。宋代诗人陈师道说:“半生忧患里,一梦有无中”,明代布衣诗人黄克晦说:“明朝揽镜休怜色,未入新年鬓已华”,明代大画家文徵明说:“浩荡江湖容白发,蹉跎舟楫待青春”,都是感慨时光易老,功业无成,或者说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境界。南宋政治家文天祥说:“命随年欲尽,身与世俱忘”,感慨的是自己,心忧的是社稷家国,境界又高了一层。

有人忧思,就有人豁达、闲适和昂扬,这是除夕诗词的第四个主题。闲居在家的陆游说:“半盏屠苏犹未举,灯前小草写桃符”,很自在。南宋诗人方岳赞美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:“东风自此无闲暇,万里乾坤一夜新。”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写道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写的是正月初一,但除旧岁、贴春联,都是除夕的风俗,毕竟除夕和春节两个日子密不可分。

说到春联,除夕贴春联是迎新的必备动作。春联千千万,最好的莫过于那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人间和天上,自然和人伦,写实和祝福,这么朴素而又深邃地组合在一起,已成经典,永不过时。



念旧是个传统美德,在现实生活中它不可或缺,尤其在过年时分,哪怕是多次说过的陈年旧事再提也还是很值得。

说来这日子过得是真快,又要忙过年了,无非就是传统的按部就班,我好似一介秀才帮各路朋友写写福字门联除旧迎新,洒扫庭除又老友约赴。如今我还多了一项就是:烧一锅如意菜,让亲朋好友分分,大家都还等着围一桌。本来还要红烧一大锅水笋焖肉出来,那五花肉还必须切放方方正正一块,焯水后齐整摆放入锅哩。烧出后俗称红木台子,过年长假期间每天拿一块出来蒸蒸吃吃。但现在毕竟时代不同了,已可分流不弄,我专门在网上从苏州订来包装精美的“削府蹄膀”,除了自己吃又可分送,皆大欢喜,何乐而不为?

说起我怎么会挑选这款蹄膀,缘由是这个掌勺的就是跟我学画的学生,当年他就是拿这款“削府蹄膀”作为礼物送给我的,味道好极了,大大超过我的红木台子。后来要的量大了,不好意思让他送,推来搡去,最后索性我就成了订户。其实这“削府蹄膀”就是东坡肉,于是我们不妨雅一点,借此从文化的高度说开去,思念一下千古绝唱的苏东坡大先生。他可是真正意义上能文能武、吟诗作赋,同时又能两袖一撸烧得一手好菜的俗家,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他老人家乃是遍食人间烟火造福后人的主啊!

好了,回到正题,说起这道如意菜,那就先要说到我的丈母娘,她出身上海市老城厢里的大人家,逢年过节,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依然保持那个从大人家出来的教养,慢条斯理的,和一般人做起事来的爽快劲还是有所区别。她慢条斯理地掌勺品尝,你看着她将待人入锅的食材洗后排列得有条不紊,加之细致慢工,完全可以和豫园绿波浪的考究相比,好像巷子入得还更深。我估计本帮十大菜里她至少会七八样,我呢,差些,大概在五六吧。

至于这如意菜,那本是本帮大菜中并不起眼的一道配大菜的开胃小菜,是清清口刮油水的。在如

如意菜

俞晓夫

今这大鱼大肉已不当回事的今天,它反倒独立出来,成了一道一枝独秀的健康小菜。它就是大家常说的金丝芥,是上海人过春节几乎必备的一款芥菜,档次比一般蔬菜要高,好玩的是只要年一过,这个菜在菜场里就很快销声匿迹。

很有意思的是,我丈母娘的孩子当中,没有一个继承她的这份衣钵,唯有我这个女婿倒是邯郸学步,能学到个八九分,其实我也没有正式拜她为师,只是有时用心在她身旁揣摩,我想这是天性,就像我画画那样,我曾这么说过自己,如果我不是个画画的,那一定是一个厨子。

今天一大早就我去菜场买了六大把金丝芥菜,再配齐冬笋(切丝)、蘑菇(切片)、金针菜(挑拣后切寸长,再温水发)、黑木耳(水发后稍剁一下)、老香菇(冷水发后切粗点丝,比新鲜香菇香)和胡萝卜(切细丝)等辅料。准备晚上在家里厨房大干一场,告诉各位看官:辅料先放些盐一锅炒熟,放一边。六把金丝芥(洗干净切寸长)分四锅炒,炒时要重油,放适当细盐,不能咸,宁可淡点。炒好一锅大概八分熟,马上按比例放入炒熟的辅料,同时醋、糖、生抽加入再一起拌炒一下即可。最后四锅融入一大锅再调整酸甜度完成。说明一下:生抽放少一点,多了怕菜色深,酸甜度可稍重,好吃。这就是我炒如意菜的步骤。对不起,忘了,每一步都要适量放入鸡精。

拉拉扯扯说完了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“如意菜”,它似乎朴实,又有些念旧,更多的是感怀人生的点点滴滴。

在滨江跑道慢跑,抬头看到一群大雁掠过城市上空。领头雁照拂着老雁,督促着小雁,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御风而行,时而人字,时而行,从容向北。

是呀,立春已过,大雁开始北归,大地上的我们,也要开始一年一次的大型迁徙之旅。

一直以来,我很喜欢“春运”这个词。作为一个两三岁就被爸妈抱着打卡“春运”的人,我当然知道其中的万般艰辛。但是无法否认啊,“春运”这个词有多么美好的含义:它是在春风里运送我们我自己呀,目的地是——家。尤其是当我也已是头发半白的年纪,还能有一个和爸妈一起变老的老家等我回去,是多么幸运又幸福的事。

如果说绿皮火车是春运的第一个版本,那么飞机和高铁用速度将回家之

“春运”进化论

崔妍

路升级到了2.0,相比飞机,我更喜欢坐高铁回家的感觉。路途漫漫,穿山越岭。如果恰好是临窗的位子,从南往北,你会看到满眼绿意逐渐过渡成白雪茫茫,楼房变成村庄,还有磅礴恣意的平原落泊。这样一点一点靠近故乡的感觉,比一下午被空投到高大大上机到达厅有趣多了。

当然,小时候的绿皮火车没有这么惬意。那时外婆家在朝中边境的一座小城,回去过年是件非常辛苦的事。为了这一天,妈妈会一直小心翼翼地攒自己的假期,反复计算自己的探亲假。然后终于有一天,妈妈带着我去邮局发电报,某月某日某次。这个电报一发出去,就意味着去外婆家过

年是板上钉钉了。火车票通常是爸爸靠几夜肉身排队买回来的,但是也不能确保你上得了火车。在我的记忆中上车堪比经历一场战乱。爸爸拎着行李袋在前面奔跑,妈妈牵着我 and 姐姐在后面紧跟。找到车厢,先从门口把妈妈和姐姐推进去,然后爸爸把我 and 行李从车窗塞进去,爸爸再上车找到我们。

虽然车厢拥挤,但是人们都很友好。总是有人给我和姐姐分享食物,妈妈也会在火车上忽然端出紫菜包饭这种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。或许因为都是回家过年的人,心情都是极好的。晚间的车厢里很多人翻翩起舞,歌声此起彼伏,车厢里的亮光映照着窗外白雪皑皑。

到站总是在深夜,姥姥总是站在我们下火车第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。姥姥家的炕和灶台是连在一起的,炕的尽头就是两口超大的铸铁锅。一打开,里面肯定有烫手的鸡蛋,热乎乎的打糕、月亮糕、各种彩色的米糕。在妈妈一声声“洗手”和姥姥一声声“快吃”的催促中,大餐一顿然后在暖暖的炕上酣睡不起,是童年春运最美好的定格。

不过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团圆。

去年春节,在国外的外甥因为学业不能回家。一开始年近九旬的外公外

婆包括我们这一代“年轻人”,多少都有点失落。但是除夕的那天从早上开始,外甥就开启了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过年。

虽然身处两地,但从早晨开始我们就共享了生活。早上吃过早饭,我们这边开始准备大餐。一家人围坐一起边聊天边备菜,边围观在大洋彼岸健身的外甥,吐槽他的体重;我们包饺子馅,他像小时候一样凑过来盯着屏幕提各种意见;年夜饭我们做了九

个菜,算上他的龙虾汉堡完成十全十美;午夜守岁我们一起吐槽春晚一起看窗外烟花和他的雪景。

大年初一早上我们给老人拜年,轮到他就他隔空叩一个;红包发到微信一秒就被他收下。朝鲜族过春节少不了唱歌跳舞,他那时不时过来唱两句掺和一下。除了饺子没有亲口吃到,一起玩了闹了也聊了,他用视频直播把自己送回家过了个热闹的年。这大约可以算上春运3.0的版本吧。

最近几年常常看到有人说年味越来越淡,但是我总觉得不是年味淡了,而是在不断变化。从绿皮火车到飞机高铁,甚至拿起手机就可以直连。毕竟我们不再辞万难赴团圆之宴,除了贪恋一份热闹,更重要的是为了看见彼此,看到亲人的平安,放下牵挂一整年的心。

未来的春运还会有什么形态呢?我想象不出来。我想我会恪守自己的老派团圆,但是也对未来好奇和期待……



七夕会

好多人小时候便在课本上了解到北京颐和园长廊,知道它是我国古建筑和园林中最长的廊。而长廊的灯笼,则多在腊月至正月期间悬挂,以契合节日祈福迎新的传统。

2021年春节期间,颐和园长廊挂满了喜庆的红色宫灯,为首都增加了浓浓的年味儿。夜幕降临,盏盏红灯亮起,与廊间逾万幅经典苏式彩绘彼此映衬,让蜿蜒的长廊更显皇家园林的华美气韵,既烘托出团圆喜庆的氛围,也成为古典园林中兼具传统意涵与视觉美感的标志性景致。

这张照片是我2021年拍摄的,曾多次获奖。五年多来,不断有摄影爱好者向我询问拍摄地点和拍摄技巧。我是在颐和园西侧长廊使用长焦镜头拍摄的,因为西侧长廊的彩画经过修复,比东侧长廊更加精致、美观,而长焦镜头可以带来独特的空间压缩感。如果大家想去拍美照,推荐从颐和园北宫门进入,比较近。

两三年前,颐和园曾把原本偏长的宫灯换成了短一些的圆灯笼,让画面中灯笼“S”弯的连贯性有所减弱,这两年又换成了照片中的款式。

欢迎大家前去打卡!

摄影